



空谷幽兰 疏影暗香

——浅绘一级编剧孙玉祥的艺术肖像

●葛月 本报记者 武曼晖

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

黑土地艺术家

书页在光阴的指间簌簌翻动，墨香沉淀如陈酿。在东北无垠的黑土地上，一个身影，执着以笔锋为犁铧，耕耘着一片被雅韵浸润的精神园圃。他并非遗世独立的隐者，却始终怀抱一种近乎古典的矜持，他的舞台扎根于最质朴的乡土戏曲——二人转，笔尖流淌出的，却是清泉般澄澈、金石般坚定的“子弟书”风华，宛如一株深谷幽兰，散发着独特而恒久的文化馨香。

扎根乡土 戏台雅韵

孙玉祥，生于1945年，去世于2019年，男，农民工民主党党员，一级编剧。1965年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，先后任通榆县评剧团专职编剧、通榆县戏剧创作室创作员、通榆县戏剧创作室副主任；1987年1月，调入白城地区群众艺术馆任创作辅导干部；1995年，调入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任创作员。

孙玉祥的艺术生命，深深扎根于东北广袤的黑土地。他倾注毕生心血的，是充满泥土气息、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——二人转。然而，当许多创作者沉迷于追求其热闹、诙谐甚至俚俗的表达时，孙玉祥却独辟蹊径，他的文字清丽典雅，浸润着久远的纯正醇厚的古典韵味。

作为戏剧创作者，他的戏剧语言，特别是戏曲唱词，从创作伊始便以文辞典雅、意境悠远而蜚声剧坛，深得“子弟书”神韵。子弟书作为清代一种曲艺形式，文辞清雅脱俗、意境深远、格律严谨，被誉为曲艺中的“阳春白雪”。孙玉祥将其清丽典雅之风骨，融入二人转的唱词创作之中。这一选择，在当时并非坦途。有善意的同行提醒他：“咱们这是地方戏，给老百姓看的，太‘雅’了怕他们听不懂，还是土一点、俗一点更对路。”然而，孙玉祥对此有着坚定的艺术信念。他并非排斥二人转的乡土特质，而是对其中过于油滑、低俗的成分深恶痛绝。他相信，艺术的格调有高下之分，地方戏曲同样可以承载深厚的情感和精美的文学表达，真正的雅俗共赏，应是提升俗中之雅，而非迎合俗中之陋。

孙玉祥的人品和学识，素为熟知者公认，然对其文字精髓的深度理解，则如幽谷探兰，知之者甚少。他有独立的艺术观与高远的审美理想，拒绝向流俗趣味妥协。在喧嚣与速成的洪流中，这种孤绝的坚持注定与“高产”无缘。但其作品的价值，恰如民谚所喻：“宁吃仙桃一口，不吃烂杏一筐”。于是，在东北火热的二人转舞台上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风格诞生了：它既有二人转扎根泥土的生命力与民间情感的热度，又充盈着子弟书般清丽脱俗的文辞意境。

菊苑瑰宝 清音流芳

孙玉祥的代表作《郝摇旗杀妻》《鸳鸯剑》《京娘怨》《花



《鸳鸯剑》剧照

葛月摄

怨》等，唱词典雅蕴藉，表达细腻深沉，人物刻画入木三分，在省级戏剧汇演中屡获创作一等奖。已故著名学者潘芜（上官纓）曾专文论述其作品独特的“子弟书风格”及其艺术成就。中国唱片社将《郝摇旗杀妻》《鸳鸯剑》灌制成唱片发行海内外，其清雅醇厚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泛赞誉。大型戏曲《马贼的妻子》更被多个剧团争相排演，其核心唱段成为经典，被收录进吉林省评剧唱腔汇编。

其中二人转《郝摇旗杀妻》传唱至今，已历四十余载，非但没有被时光冲刷得黯淡无光，反而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晶莹剔透。从著名表演艺术家到舞台青年新秀，从耄耋老人到总角儿童，皆能传唱。无论曲谱如何翻新，配器如何演进，那源自孙玉祥笔下、浸润着子弟书风格的清丽典雅之“魂”，那跌宕起伏、悲壮深沉的戏剧张力之“魄”，始终岿然不动，如同河床深处坚硬的磐石。每一次改编，仿佛都是对这部作品内在生命力一次新的叩问与确认。这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，是艺术积淀，更是流动的文化血脉，深深植根于二人转艺术沃土，承载着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和审美期待，当之无愧跻身于二人转艺术殿堂的“经典”之列，是四十年不间断的舞台实践、无数演员的心血浇灌、万千观众的深情共鸣共同铸就的金色勋章，是给予孙玉祥艺术追求的崇高礼赞。

孙玉祥以才情与坚守，成功在乡土艺术沃土上嫁接出文人戏曲的高雅枝条，为粗犷奔放的东北二人转注入了隽永清雅的文脉气息，铸就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戏魂。

书斋天地 经典润心

孙玉祥身上那份令人如沐春风的儒雅气质和作品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绝非凭空而来。其源头活水，在于他对古今中外文化经典近乎虔诚的热爱与孜孜不倦的汲取。他的精神世界，是一座被经典精心浇筑的丰饶花园。

孙玉祥对书籍的选择极为挑剔，眼光近乎苛刻。但一旦认定是值得珍藏、反复研读的经典，他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慷慨与执着。不同版本、不同注本、不同译本

的同一部经典著作，只要他认为有价值、有特色，常常会“咬牙”解囊，尽数收入书房。在旁人看来，这或许是某种“重复消费”，甚至有些书痴行为。然而，对于孙玉祥而言，每一种不同的版本、注疏、译本，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角度和阐释路径。他能清晰辨析不同版本的细微差别，品评不同注本的得失优劣，赏析不同译本的风格韵味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这绝非简单的藏书爱好，而意味着那些典籍中的智慧与美感，早已被他咀嚼、消化、吸收，真正融入了他的精神血脉，成为他艺术创作更加充盈的养分。

他的书斋生活，远非外人想象的枯坐、皓首穷经那般单调沉闷。推开他的家门，常常是未及见人，悠扬的“弦歌”已先盈耳。音乐是他灵魂的挚友，他沉醉于中国民乐的悠远意境，也被西方古典音乐的宏伟结构和深刻情感深深吸引。视觉艺术同样是他心之所系，他沉醉于画册的斑斓色彩，摩挲着碑帖间的金石古意。在影像方面，他对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情有独钟。那些凝聚着大师思考与艺术探索的光影故事，是他汲取现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窗口。因此，在他的藏书中，精美的画册、珍贵的碑帖和丰富的DVD音像制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
文学、音乐、绘画、影像……这些跨越时空、融汇中西的经典艺术，如涓涓细流，日夜不息浸润着孙玉祥的心灵。它们不仅极大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，更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他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，提升了他对美的敏感感知力和表达力，极大滋养了他晚年的生命境界和幸福体验。这份深沉而广阔的文化浸润，正是他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最生动、最深厚的源泉，也是其作品能够超越地域戏曲局限、散发恒久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。

墨痕心声 忧思寄情

孙玉祥作为一级编剧，其创作并不囿于戏剧一隅，散文、论文、诗歌、随笔常见诸报端。这些文字，如同他戏剧唱词的延伸，同样飘逸着幽远典雅的书卷气。但细品之下，绝非隔绝尘嚣、孤芳自赏的“古董”，其传统的外壳之下跳荡着可贵的现代意识和深沉的人文关怀。

孙玉祥的长篇论文《有关二人转的沉思与断想》，因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学理性，发表在《戏剧文学》上。他的文化随笔，如《一集编成百代功》《从光照临川之笔谈起》等，则纵横古今，钩沉典籍，探讨文化传承的艰辛与伟大，评点前贤的功绩与风骨，其笔端凝聚的，是对中华文脉延续的殷殷关切和对文化创造者的由衷敬意。旧体诗作《南行诗草》，其内有意蕴也非仅仅风花雪月或古意摹写，如深谷幽兰吐露芬芳，充斥字里行间，是其文化人格的自然外化。

孙玉祥的诗文，是深挚含蓄的家国情怀，是人文情怀的优雅载体，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。他恰似扎根于文化沃土的一株空谷幽兰，以不变的清芬穿透迷障，以无声之音汇入追求真善美的永恒和鸣，为时代留下一帧清雅脱俗、疏影暗香的艺术肖像。



- ▲树种：两株为暴马丁香，木樨科，丁香属；一株为京桃，蔷薇科，桃属。
- ▲位置：白城万福麟宅邸西南角。
- ▲等级：均为三级古树，树龄百年。
- ▲状态：均为正常株。
- ▲古树历史：1926年栽植。



- ▲树种：春榆，榆科，榆属。
- ▲位置：洮南市万宝乡三义村。
- ▲等级：三级古树，树龄102年。
- ▲状态：树高12米，胸径160厘米，冠幅20米。
- ▲古树历史：1924年自然生长。

图文来源：《白城古树名录》、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

站台记事

●杨丽娜

年终的站台，风是温吞的，像灶上煨着的米粥，稠得化不开。有人提着旧年的故事，褶皱里还夹着未熄的烟火；有人揣着新年的盼头，眼神亮得像刚拆封的糖纸。从来北往的人在铁轨旁排成队，念家情浓，归心似箭。铁轨弯弯绕绕，是大地吐出的银线，串起行囊里的欢喜与眼底的怅惘，一头拴着他乡，一头系着故乡。

铁路警察守着站台，像农民守着菜畦，不声不响地拔除杂草。“平安”二字被他们焐得温热，成了站台上那盏不灭的灯，亮在旅人心里。

“K1024次，北京方向，检票进站……”广播声清冽的，三言两语把时辰掐得丝毫不差。

站台上人潮涨落，起起落落间自有韵律。行李箱的声音，是滚动的鼓点；客运员的哨子，是清亮的提示；列车员的嗓子，是直白的告知。

列车“哐当哐当”来了，铁轮子“啃”着钢轨，像老牛嚼着过冬的草料，不疾不徐。穿过山峦，惊起几片雪沫；遇见湿地，沾了鹤羽清冽；一路向南，将北国的凛冽酿成温酒，让旅人的心跟着暖起来。

“东通道有老人迷路了”“西侧多了件行李无人认领”……铁路警察对讲机里的话语，使站台上的人瞬间踏实。百姓眉头舒展了，铁路警察的脸上浮现淡淡的满足。火车头气刹“噗噗”喷气，闸瓦“吱吱”咬住车轮。进站时声音收着走，像老茶客抿一口茶，余味悠长；出站时节奏放开跑，似孩童撒欢，勇往直前。过路车的呼啸，比任何乐章都动听，那是岁月奏响的平安曲。

从蒸汽机车的黑烟囱，到动车的银梭子，铁轨还是铁轨，跑在上头的家伙事儿却换了又换。风里雨里，铁路警察守着祖传的老茶盅。那是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温度，是默默无闻的坚守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执着。

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，铁路警察站在铁轨旁，伴着“哐当哐当”的调子，伴着时代的聲音，谱写着平凡而响亮的乐曲。这乐曲，在每一双磨破的鞋底上，在每一句“别急，车还没开”的叮咛里。是平凡，是守候，是岁月静好背后那团沉默而温暖的光。

灯影流转映古今

●李玉曼 刘娜



▲清代海晏河清碧玉烛台



▲西晋青瓷龙柄熊灯



▲西汉雁鱼铜灯

灯的发明与使用，驱散了长夜的幽暗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，推动着社会文明的演进。历史上的一盏盏灯烛，不仅是照明的工具，也是凝聚智慧与巧思的艺术载体。它们映照着古人的审美趣味与人文精神，诠释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，记录着古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与时代风貌，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追求。日前在河北博物院举办的“光耀千年——中国古代灯具文化展”，汇聚来自全国20家文博机构的150余件文物，这些造型千姿百态的灯烛，展示了中国古代灯具的演变历程，勾勒出一幅流光溢彩的历史长卷。

中国古代灯具历史源远流长。战国秦汉时期是灯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，社会经济基础与实际应用需求共同推动了灯具的迅速进步。这一时期的灯具材质多元，尤以青铜灯具最为突出，凝聚着当时的工艺精华。其造型生动精致，构思新奇巧妙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同时功能科学合理，切实解决了照明中的实际问题。

西汉雁鱼铜灯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。灯体作雁回首衔鱼之形，颈部与灯身以子母口相接，鱼身与雁颈、腹中空相连。圆形灯盘直壁浅腹，附柄可自由转动，盘下圈足与雁背套合。鱼腹下方设圆形覆口，与灯盘之间插有两片弧形屏板，可交错开合，既能挡风，又可调节灯光亮度。灯火点燃后，烟雾通过鱼腹和雁颈导入盛水的雁腹，有效避免污染空气。鱼鳞与雁翅铸出细纹后施以红、绿、蓝、白等彩绘，栩栩如生。飞禽衔鱼的题材早见于彩陶，至汉尤为流行。雁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鸟，常用于婚聘礼仪或士大夫相见之礼，“鱼”谐音“余”，雁鱼灯也寄托了人们对富足生活的向往。汉代灯具的实用功能性突出体现在消除烟尘、挡风调光等方面，排烟管与可调灯罩的设计十分科学，反映了古人的造物智慧。

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，灯具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。此时，随着材料、工艺与审美的变迁，陶瓷灯具逐渐取代青铜灯具的主流地位。瓷灯经济实用、美观大方，迅速普及，并在造型、釉色与工艺上实现显著提升。南方制瓷业发展迅速，浙江上虞、余姚一带的越窑青瓷逐渐融入人们日常生活，这一时期的青瓷灯具多出自越窑。如西晋青瓷龙柄熊灯，由灯盏、承柱与承盘组成，承柱附龙首长柄，下部贴饰一只憨态可掬的坐熊，熊身雕刻联珠纹，简洁表现出兽毛质感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青瓷器物常以动物形象装饰，将实用功能与造型艺术相结合，反映出时人追求意趣的审美取向。

明清两代是中国灯具发展的又一高峰，在文化表达与实用功能上趋于成熟。灯具材质更加丰富，造型优美，装饰富丽。随着园林与宫殿建筑的兴盛，兼具照明与观赏功能的宫灯达到鼎盛；民间灯具则用途明确、造型朴拙，洋溢着浓厚的民俗趣味。日常照明灯具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，形成实用与匠心并重的风貌：民间灯具立足实用，材质朴素、结构牢固，以简洁造型与巧妙设计凝结民间智慧；宫廷灯具选材珍贵、工艺精湛，融艺术于实用，具备照明与陈设的双重属性。比如清代海晏河清碧玉烛台，就是当时宫廷艺术的代表作。这

件烛台玉质青碧温润，圆雕展翅海燕，头顶承盘，中心设灯杆；下部三足圆雕雕海浪山石纹，盘心立雕玄武，海燕足踏龟背。“海燕”谐音“海晏”，取“海晏河清，天下太平”之意。器物造型别致、纹饰新颖、工艺精湛、寓意祥和。

灯，承载着照明的实用功能，蕴涵着“器以载道”的造物哲学，也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与智慧传承。从烛火摇曳到华灯璀璨，灯具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文明的缩影。它照亮过往的变迁，也将继续辉映未来的征程。（据《中国文化报》）